

懷念 房大使金火兄

立

房大使金火兄和我都是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生，金火兄高我二屆，但是在校時我們並未結識。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外交部派部長公超先生奉派出使美國，金火兄當時已在外交計情報司任職，被派大使安排隨同赴任在駐美大使館擔任助理三等秘書，並承辦大使約同在大使館官邸雙橡園居住。這段佳話在當時由媒伴報導，是我初次聽到金火兄的大名，我也剛通過師範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外交官領事官考

君復用箋

服完兵役

試，並在補後赴美國深造。

差不多同時

民國三十年我結束夏國學業後立即返國稍

後進入外交部擔任專員；五十三年晉升北夏司科

長，不久金史先也由菲律賓返國擔任~~國際組織~~司第一

科長負責最重要的聯合國業務。當時外交部

遷在~~中~~博愛路一二二號辦公，我們分別在二、三樓

工作，時有業務上的連繫。五十六年我們又先改升

任副司長。到了六十年為了保護我國聯合國

五十七年

代表權，北夏司和國際組織司~~係~~係的司分常條

的~~和~~國際組織司~~在~~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在九月以前

君復用箋

我們在台北努力的和友邦使節聯絡，並且分別撰
寫重要的改革提議。九月初國組司理因壽司長
和我奉派隨周書楷部~~赴~~^張赴紐約出席第二十六屆
聯合國大會，金炎兄留在台北^{負責}處理國內的協調
和支援任務，日夜從公，信極辛勞。代表權案由
於國際運送不幸失敗。周部長於十一月初返國
後決心調整駐外使節，金炎兄奉派擔任駐尼加拉
瓜特命全權大使。

金炎兄嫂赴任後全力拓展兩國邦誼，每日如力力
補習西班牙文，不久即能與當地人士直接溝通。任

君復用箋

內尼國遭強盜劫掠，首都馬拿瓜受創甚烈。
金炎兄指揮館內同仁對旅尼僑胞充分協助照
料，深受僑界愛戴。惜以部內某位首長對
金炎兄具成見，羅織不实指責，企圖使其入罪。
金炎兄於返部復命後，通告假前駐華府美利
堅大學攻讀國際關係哲學博士學位。此段期
間，^{雖有}我因奉派至新聞局工作，對金炎兄所受委
曲耳聞並不深切明瞭。

金炎兄迅速完成博士學位，返回外交部。
此時我也回部担任常務次長。沈昌煥部長命

君復用箋

我為金炎兄安排工作，我唯一能作到的是請他擔任考事兼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這兩項工作都是空虛的頭銜，金炎兄也相當沮喪。

中夏斷交後，時亨七先生出長外交部，有一天對我說：「房金炎很優秀，為何時他沒開置？」有了部長的指示我就建議請他前往英國擔任代表，考公立即同意，任命為表，金炎是欣然就道。

我國和英國自民國三十九年即斷交後，外交部始終沒有設置單位，是由行政院新聞局、自由中

君復用箋

國新聞中心，到十五年才轉由外交部主管。以前所派的代表，年事較高，守成為主。金大先生任後，積極任事，廣結善緣，為嗣後中要關係奠定良好基礎。外交部每年特考及格同仁於部內實習結束後，即派往相關國家接受語文專業訓練。金大先生建議部內英語的同仁宜送往英國進修，至要妥善安排主要大學接受同仁進修，為國家培養很多優秀的外交新血。

民國七十八年連永平部長請金大先生返部擔任常務次長，次年永平先生出外_轉台灣政

君復用箋

外交部由我擔任了，從此展開金大兄和我長達六年的密切共事。

這六年中，金大兄先後擔任常務次長和政務次長，襄贊部務，獻替盡鉅。我們幾乎每天見

面討論部內和外館的重要業務。金大兄總是知無不言，言無不尽，貢獻他的卓見。十多年前，我常常在思考，這六年的任期幸毋演越，真是仰賴他的不吝指教。

金大兄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在我接任後不久，有一天上午他到我辦公室頗嚴肅的指出，兩

君復用箋

岸間的外交競爭無了避免，我們的資源有限不易
爭取與國，而國內主張台灣獨立之呼聲又日益增
長，因此我們必須設法在全球各地以中華民國為
名設立總領事館，代表國，代表處或商務辦
事處。這是很正確的想法，在以後數年，他計劃
辛勞在非洲、拉丁美洲、南太平洋奔走聯絡，
建立了不少冠國名的駐外單位。這項貢獻我
認為金先生確實是對國家。
盡忠職守 仰俯不愧

金先生在國際法方面造詣頗深。他曾對
我說：傳統國際法有國主權和承認是對我國

君復用箋

目前外交甚為不利之項概念，我們必須設法克服。我國雖然不易和已與中共建交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但是仍可透過相互承認的方式，使我國在國際社會上持續保持合法地位。由於全英之努力，我們先後在八十一年九月和瓦納杜（Vanuatu）、八十四年五月和巴布亞新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八十五年十月初斐濟（Fiji）等國先後簽署相互承認的聯合公報。

民國八十二年開始外交部為回應民意普遍的要求，推動參與聯合國的^{工作}，這一項十分艱

君復用箋

團的任務。金大兄一肩担起這項任務，擔任執行
小組召集人的工作，負責認真，任勞任怨，全力
推動。他在工作上一方面要滿足國人的企望，另
一方面也努力避免使兩岸間剛開始的交流遭受
不良影響，無怨無悔的揮灑這項不可能的任
務，他的堅毅精神是常人所不及。

六年的相處並非完全是如此嚴肅的場景，
金大兄也有他輕鬆幽默的一面，只是一般同仁不
太容易發覺。記得有一次在主席造拳前不久，
晚報上刊出某位主席在立法院內的女廁使用

君復用箋

鏡子偷窺鄰座。第二天早^一他祖母來看我，很認真的說：這是送年花招（Jinnick），目的是要打擊某三妻使他落^一道。我向金炎兄怎麼知道？他回答說：昨晚在家中嘗試在鞋上綁了鏡子，但是什麼都看不到，我們的媒作不查証，草率刊登這則消息，實在太不負責了。金炎兄說的豈正辭嚴，但是也讓我看到他的輕信的一面。媒作的問題久已存在，至今愈厲。

今年四月三日金炎兄嫂的黃香日是嫂和我們夫婦中午在農安街的三井日本料理午餐，這是

君復用箋

一定價位頗高的餐廳，我一再請他給我一些簡單的
食物，他說早已訂好。那天他談興甚高，談到
二女公子新生的寶兒和他非常像，笑的極為開心，
並且說由於印度的砂谷班格洛生活條件不佳，所
以女公子和三位外孫都將回台北，老大和老二將進幼
稚園。他對於女婿和三位外孫都由他賜姓房也
甚為滿意。那餐飯吃了二個半小時，大家却捨不
得分手，萬之想不到這是我和金英是最後的
聚晤。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我到辦公室不久，內人就給
君復用箋

我電話告知我金英兄在凌晨逝世的一些耗。五轉
達金英嫂要我洽借台大醫院景福會館為金
英兄追思會的會場。當天上午我打了許多電
話才達成這項使命。五月十二日景福會館爆
滿。許多耑禮參加者都必須在門廳和走廊上站
立表達哀思，足見金英兄一生的為國貢獻深
受長官、同僚以及部屬的敬愛。這兩個月來
我時常思念這位傑出的學長、同僚，總是若
有所失。對於金英兄的懷念是永恆的。

君復用箋